

四季童谣

胡云学

在我人生记忆
中童年时光，一年四
季都充满泥土混着
青草的气味，土气快
乐伴我成长。

——题记

七八十年代，是我小时候。那时候东西少，不像现在娃娃们，玩具一大堆，还能玩手机、平板。我们那时候，连这些都根本没听说过。有一本小小的图画书，就已经宝贝得不得了。你看完了传给我，我再接着看，就这么一本小书，来回传着看，却好像装得下我们整个童年的高兴和盼望。

那时候，我们也没觉得没意思。没玩具，自己制作玩具，自己想办法。一片空坝子，几根树枝，几个草堆，哪怕只是个小水塘，都够我们疯玩一整天。那种快乐特别真，简单、踏实，就像是从小土里长出来的，闻得到青草味儿，也晒得暖暖的太阳。最穷的日子，却藏着最丰富的童年。

春之欢

春天一到，我们便赶着牛上山。随手拍一片嫩叶含在嘴里，就能吹出清脆起伏的调子，那是童年最质朴的歌谣。采几把野花，折些树枝藤茎，指尖翻飞间便编成了花环，戴在头上，仿佛自己也成了春天的一部分。

春天里，温暖阳光普照大地，我们在草地里玩“躲猫猫”，你藏我找，笑声惊起几只飞鸟；也在青草地上尽情打滚，浑身沾满青草与泥土的气息。山野这么大，春天这么慷慨，我们常常玩得忘了时间，直到暮色四起，才匆匆拾起散落的吆喝，赶着牛马踏着晚霞往家赶。

山坡上的野花一开，蜜蜂和蝴蝶也就忙碌起来了。我们绕着花从追它们，像是在跟春天玩捉迷藏。要说春天最惹人喜爱的，莫过于家乡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了，随手摘一束，便是把春天捧在了怀里。

一场春雨过后，地里的泥土变得又润又软，我们拿它捏小房子，小泥人，捏小猪、小狗。一边捏，一边编故事，指尖凉丝丝的，仿佛也沾满了春天又湿又暖的气息。

夏之趣

记忆中的夏天，太阳再毒，也挡不住我们这帮孩子跑出去疯玩的心。一入夏，我们就忙着做竹筒水枪——找一节小竹筒，一头留着竹节，用烧红的铁丝在竹节中央小心烫出一个小孔。再削一根比竹筒稍长的木棍，在一头缠上碎布、扎得紧紧的，做成一个能严实塞进竹筒的“推杆”。玩的时候，把带孔的那头按进水里，握住木棍向后一拉，竹筒里就吸满了水。举起水枪，用力向前推木棍，“噗——”一道水柱就能从孔中射出好几米远，打水仗别提多带劲了！

天热得受不了时，我们就溜到门前小河里洗澡。年纪大的孩子带头，用石头、泥巴和芭蕉叶堵一段河道，围出一个天然水池。大伙光着身子，扑通扑通地从岸上跳进水里，扎猛子、游泳、打水仗，有时还故意滚一身泥，简直快乐得像一群野鱼。

夏天的晚上也闲不住。吃过晚饭，我们点起竹筒火把，沿着河一路走，去捉石蛙。这东西爱趴在石头上看月亮，“棒咕咕咕”

秋之获

夏末初秋，雨水多了起来，正是上山捡菌子的好时候。大人小孩都背着背篓往山里走。我们家管鸡枞叫“三塘菌”。凑近一闻，那股特别的清香味儿，真是让人越闻越喜欢。

天刚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赶着牛上山了。一边放牛，一边猫着腰在苞谷地和草地里寻找三塘菌。这菌子也怪，只要找到一塘，顺着它菌朵的偏向周围瞅，八成还能找到另外两塘——所以它才被叫作“三塘菌”。要是运气好，一天能捡上一两百朵，自家根本吃不完，母亲就让我们分些给邻居和亲戚，大家都尝个鲜。

到了秋天，田里一片忙碌。大人们弯腰割稻子、掰玉米，我们这些孩子也没闲着，把牛赶到收割完的地里，顺带捉蚂蚱。折一根带叶的树枝，在田埂上来回扫，惊起草里的蚂蚱，看准了猛地一扑，就把它逮个正着。拿回家用油炸得金黄酥脆，或者在烫火灰里烘烤，嚼起来喷香，可是下饭的好菜！

这时候，山上的马蜂窝也长大了。我们想了个法子捉马蜂：拿一只蝉或者蜻蜓穿在小竹枝上，到豆棚架下，用它引诱马蜂过来觅食，等马蜂飞来叮食的时候，悄悄在它腰上系一根细细的线，线的另一端拴着一条白色的竹膜。马蜂叮着食物径直朝窝里飞，我们猫着腰、踮着脚，眼瞅着它飞去的方向，就能找到蜂窝藏在哪里。有的在土洞里，有的挂在树枝上。

找到了蜂窝，可不能轻举妄动。得等到晚上，叫上家里人一起来。我们点燃一把干草，用生出的浓烟先把守门的马蜂熏晕，再迅速拿泥巴塞住洞口，小心沉下沉甸甸的蜂窝，用厚布紧紧包裹带回家。或者用火把烧蜂窝，成蜂窝被烧死，剩下的蜂蛹白白胖胖，用油一煎，又香又脆，可是那时候难得的山野美味。

冬之乐

到了冬季，我们最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穿、有好吃的好玩的。

腊月一到，孩子们就开始玩起“格闹”（也就是陀螺），这游戏能一直玩到正月结束。我们的格闹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最好选用青冈木、油茶树或者花梨木这些结实又容易削的木材。

做法也不难：先把胳膊粗的木料锯成三四寸长的一小段，一头削成比鸡蛋稍大的圆头，另一头修成比大拇指粗些的细柄。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圆皮球底下粘了支粉笔。再把“粉笔”那头削得尖尖的，格闹就做好了。最后搓一根一米左右的麻绳，拴在格闹的细柄上，就可以开始玩了。

玩的时候，先把绳子一圈圈绕在格闹脚上，留出一段绳头捏在手里，然后往地上一甩——格闹就溜溜地转起来了！这时候要不停地用绳子抽它，越抽它转得越起劲。我们常常分两拨玩：一拨先把自己的格闹放地上转，另一拨就瞄准对方的格闹，甩出自己的格闹去撞。谁撞得准，谁的格闹转得久，谁就是赢家。我们玩得满头大汗，

我家门口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河水清亮得能一眼望见底，水底的卵石历历可数，鱼儿悠然穿行其间。下河捉鱼，自有一番趣味。那时，小河中的鱼种类颇多：有白甲鱼、有鲢鱼、有紧贴石头下面的趴鱼，还有身形溜滑、一抓就窜的油鱼。另外还有些说不出名字的品类，也自由自在，为这条小河添了不少生机。

每天一放学，几个孩子就吆喝着背上背篓，抄起锄头、拎起篓子，往河边跑。我们把背篓卡紧在石缝前头，拿长竹竿往黑黢黢的石洞里一捅，躲里头的小鱼受了惊，猛地一窜，便钻进了我们的背篓里，运气好时，能逮上几十条！

有时候想多抓点，我们就把核桃树叶捣碎扔到河里，小鱼吃了叶子就会晕头晕脑地浮上水面，那我们捞起来可就方便多了。我们还会在石头底下翻螃蟹、抓虾耙虫，或者去烂泥田里挖泥鳅……要是收获多了，晚上就能让全家人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菜！

或“吱吱”地叫。我们分工合作：一个人用火把引它发呆，另一个从后面悄悄伸手一把抓住。运气好，一晚上能摸上百只。那时候吃不上什么肉，石蛙煮一锅，就是一顿让人流口水的好菜。

我们还会去掏麻雀，粮仓边、牛圈草堆顶上，常有一窝窝小麻雀。有时候摸到麻雀蛋，就故意把它打破；要是掏出还没长毛的光溜溜小雀，就放在垫了棉花的纸盒里养，拿蚯蚓和蚊子喂它，不过多半没几天就养死了。

还有一种玩法：用木棍支起筛子，棍子上系一根长绳，筛子下面撒点麦子。人躲得远远的，攥着绳头等麻雀进来，猛一拉绳，“噗”的一声，筛子将小鸟盖住了！心里那个得意啊。

做弹弓打鸟就更常见了。找一根Y字形树枝，或者弯一根粗铁丝制成Y字形，上橡皮筋和皮块，就成了一把弹弓。捡点小石子当子弹，眯眼瞄准，“嗖”地射出去，打中什么都是我们心里的大胜利。

黄酥脆，或者在烫火灰里烘烤，嚼起来喷香，可是下饭的好菜！

这时候，山上的马蜂窝也长大了。我们想了个法子捉马蜂：拿一只蝉或者蜻蜓穿在小竹枝上，到豆棚架下，用它引诱马蜂过来觅食，等马蜂飞来叮食的时候，悄悄在它腰上系一根细细的线，线的另一端拴着一条白色的竹膜。马蜂叮着食物径直朝窝里飞，我们猫着腰、踮着脚，眼瞅着它飞去的方向，就能找到蜂窝藏在哪里。有的在土洞里，有的挂在树枝上。

找到了蜂窝，可不能轻举妄动。得等到晚上，叫上家里人一起来。我们点燃一把干草，用生出的浓烟先把守门的马蜂熏晕，再迅速拿泥巴塞住洞口，小心沉下沉甸甸的蜂窝，用厚布紧紧包裹带回家。或者用火把烧蜂窝，成蜂窝被烧死，剩下的蜂蛹白白胖胖，用油一煎，又香又脆，可是那时候难得的山野美味。

不亦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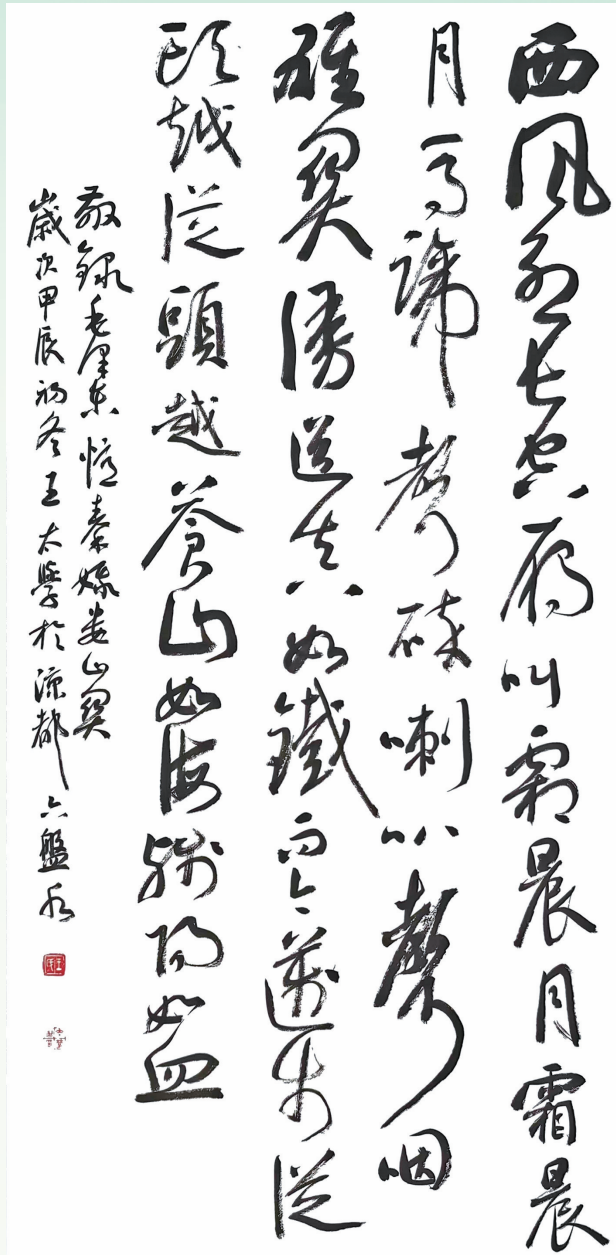
冬日的雪天，雪地就成了我们这些野孩子的乐园。一群小伙伴打雪仗、你追我赶；把板凳当雪橇，从山坡上呼啸而下，比谁滑得更远；堆雪人看谁堆得最像；滚几个大雪球，比比谁滚得更大，冰冷的雪天，倒让我们玩得满头热气，浑身是劲。

累了渴了也不怕，顺手摘根冰溜子，“嘎嘣”一口，透心凉！那股子凉丝丝、甜津津的神仙滋味，就是咱们最爱的“天然牌”冰棍。

小时候衣衫单薄，玩得双手通红，却丝毫不觉得冷。一个怪模怪样的动作，谁突然放了个响屁，哪个小伙伴裤裆裂了线，谁又顶着一脸花猫似的污渍，或是鼻涕挂得老长，每一点滑稽，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在那天真烂漫的岁月里，心里总是热乎乎的，笑声一串接一串，好像永远也不会停。

一年四季，趣事层出不穷。而今想起，最鲜活快乐，皆源自那片山林、田野、山坡与水沟，那是最本真、最野性的童年。

(作者单位：望谟民族中学)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王太学 六盘水市第二十六中学美术教师



《工笔人物》

彭玉潜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美术教师



《松享秋色》

姜崇桂 六盘水市民族中学美术教师(特邀)

“廉育”的光阴

潘兴

办公桌上堆满了孩子们稚气的绘画、可爱的贺卡，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潘老师，教师节快乐！”我一张张翻阅，叠好，装起来，悄悄地装下孩子们成长的符号。这是我教育生涯第十九个教师节，凝神之间，想起老彭，不知不觉，我竟走过他讲台岁月的一半。一直以来，我私存着老彭教给我的“廉”爱，传承着他的“廉”育，在孩子和家长心底燃起一只火盆。

九十年代，民代教师是我国教育战线上一支蓬勃勃勃的生力军。农村地区，民代教师萤火一般闪烁着光芒，又星火一样点燃基础教育的火种。今天看来，虽然这“星火”不够璀璨夺目，其“火种”却遍地开花，照亮一双又一双眼睛，唤醒一个又一个生命。

那个时候，老彭就是这样一位民代教师。

我们的学校叫幸福小学，位于金沙县后山镇幸福村。联排的四间砖木结构的瓦房是我们上课的教室，屋顶的瓦片疏密不匀，春夏漏起雨来，屋里屋外连成一片雨幕；课堂上，我们得把课桌搬离漏雨的几个点，因地面不平，居然成就了在三只脚的课桌上写作业的本领。门外一块平台，往外是倾斜而下的两三斜坡，斜坡上有四五棵柏树，周围围成一圈万年青，再往外就是五六百平方米的泥巴操场，操场北边靠马路，东北角有三棵抱粗的洋槐树。

十岁时，在深刻的记忆里，我最怕开学的日子——母亲每年帮我“赊书读”的情景，如今历历在目。母亲每每欲言又止的样子，在我成长的“自责”里，画下粗而无力的线条。我埋头在母亲背后，用眼角的余光去扫视那些轻易拿出百元大钞的家长，我在心里舔舐着对读书的渴望；我渴望每学期领取成绩单、奖状和笔记本奖品时成就的喜悦；我渴望书中彩色的插图上那些美妙的世界；我渴望和同学们跳皮筋，“打死救活”汗流浹背而乐此不疲。老彭看出母亲的担忧，他对母亲说：“书学费一共九十八块，先读到，钱慢慢去找。”母亲脸上的愁云一瞬间散开，她的腰稍微直起来，不住地说：“要得，要得。”

操场是我们最大的乐园。跳皮筋、垮步、花房子的游戏成了操场上盛开的最美的花。泥巴操场的优点是捡起一根木棒就能画花房子，但跳一会儿线就被磨去了，不得不停下来修补；手握酸枣核串，背过身投石子，顺口溜说得滚瓜烂熟。没有围墙，东北角最大的一棵槐树底部为“打死救活”游戏的“死牢”，把半径伸出三个学校那么远，我们跑啊，跳啊，笑啊，拉进牢——救出牢——拉进去——又救出来——汗水顺着脸颊流，顺着背脊流，笑声在整个幸福村上空飞，飞向山下的乌江。

冬天天多是阴雨天，操场泥泞。“失去”操场的我们，却人人拥有取暖的火盆。火盆制作简单，家里

废弃的铝盆用火钎将盆沿戳三个孔，呈三角形，穿进铁丝，留足长度，另一头扭结在一起，挽一个环，当提手。盆里放入干柴火，点燃，烧成炭，就足以抵挡因窗户塑料纸破后挤进来的寒风。点火烧炭是技术活，但见提起火盆，抡起三百六十度的圆圈，甩得呼呼响，火苗嘶嘶跳。捡柴是难事，粗的折不断，细的不经燃，我们不曾想过这事儿老彭会做；他在教室角落里支起大盆，把劈成的柴块点燃，烧成堆炭，盖一层薄灰，两节课之内，穿得单薄的我们浑身温暖。因为这个火盆，那个寒假全班十多个同学都没有拒绝补课的事。

老彭给我们补的啥已经忘却，唯角落里的柴火，至今仍在我心中哔哔燃烧。大概就是那时候开始，我就想着要是我当老师，我也会像他那样给学生准备柴火，不让我冻着。然而，十多年后的大街小巷，各种补习班层出不穷，许许多多在职老师也裹挟其中，我感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好像被带走了！我的印象里，补课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堆柴火，一生最温暖的回忆。

师范毕业后，我走上了讲台，也在农村一所小学当老师。经济强国，教育强国，哪怕是在大山深处，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窗明几净，白炽灯通明，孩子们夏天吹风扇，冬天厚棉衣，铝合金的玻璃窗把呼啸的寒风挡在外头，我是不用给学生准备柴火了。我租住在村子里，有时听见敲门声，开门却不见人，只见窗台上放着几个李子，或是门口放着一小袋豆角，我知道这是孩子们的“恶作剧”，幸福感油然而生。

后来，我调进县城任教，教育的光阴，在我的生命里悄然流逝，从农村小学，到县城小学，无论在哪里，童年的那只火盆，那火盆旁边的插图上那些美妙的世界，一直是教育思想里的角色，从来不曾改变。

不知何时起，兴起了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的风气，“老师，你对我孩子太好了，真的感谢你，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意思！”“老师，就要过年了，我给你带了点特产。”“老师，我给你带了点北京的稻香村糕点。”“老师，这是自家鸡生的蛋。”每每此时，童年时代那盆柴火便越燃越旺，向我的心灵深处逼近，那燃烧在角落里的火光正审视着我，审视着我生命的关卡和心灵的关卡如何向远平行。

我深知，我关闭了别人对我的教育之情给予的“礼物”，是有些近人情，但我始终坚守那扇蕴有“廉育”思想的大门。老彭角落里的火盆，需要我不断加柴，让这火光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作者单位：毕节市金沙县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

诗两首

胡泉

光的隐喻

星光浸透子夜
你伏于案前
墨滴在纸页酿成黎明
当铃声唤醒晨光
整座教学楼骤然长出翅膀

晚风在走廊守望
红笔点亮前行的航标
那些重复的日子
渐渐凝成光的形状
于岁月的长河静静流淌

课本缝隙长出清脆的笑声
教室里沉淀机器的光芒
家访路上沾满桂花香
所有磨损的时光
都悄然生出羽翼轻扬

挂榜山叙事

挂榜山在晨光中醒来
云雾中笔架勾勒轮廓
风翻阅二百一十一级台阶
教室里挤出平平仄仄的韵脚

晚自习的灯光向山顶汇集
变成萤火虫的银河
某个埋头的身影忽然抬头
看见龙河畔的状元桥

挂榜山之巅
那片被月光摩挲的崖壁
有嵌进石纹的星斗——
每一粒星光，都是破茧的姓氏

